



史海钩沉

从帝制崩溃到现代中国初立这一段,是中国历史上危机与生机并存的岁月。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和清理,是今日知识分子关注的课题之一。在书中,作者以其一贯的风趣,把晚清到民国有关的人物和有趣的故事挨个儿道来:讲风流政客陈公博、警察头子赵秉钧,讲当年的有志青年在时局变幻中纷纷成了争权力抢地盘的军阀……

张鸣 著 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

两次“冤”的际遇

吴稚晖是个民国怪人。在国民党内,他无疑属于元老级的人物,但其政治表现,却总是二丑模样,半是名士派头,半是玩笑洋相,总也正经不起来。日俄战争期间,留学生在东京开会,吴稚晖上台大骂西太后,骂着骂着,肚子一鼓,裤子掉了下来,提上之后,面不改色,依旧是骂。北伐成功,国民党当了家,吴稚晖成了元老中的元老,奔七十了,却依然为老不尊,癫狂如故。喜欢穿土布大褂,坐三等车,睡大车店,还特别喜欢在住所周围的空地上方便。

不过,一生嘻嘻哈哈,老不正经,拿肉麻、下流当有趣的吴稚晖,也有不爽的时候。

第一次是甲午之后,知识分子闹变法,康有为叫得最凶。公车上书之后,同为举人的吴稚晖慕名去见康有为,说起中国之病,公推“八股”“鸦片”和“小脚”(缠足)为三害,由是约定,大家不再参加科举考试。三年后,吴稚晖老实地遵守了约定,没有下场,可是康有为和弟子梁启超却照考不误,康有为还中了进士。吴稚晖一怒之下,一度愤而“反动”,故意跟进步潮流唱反调,死活也不肯在

北方跟康梁们一起干了,跑到家乡,另起炉灶。后来吴稚晖从康党变成革命党,估计跟这次“上当受骗”很有关系。

吴稚晖的另一次不爽的经历,跟《苏报》案有关。亦官亦商的陈范接手《苏报》,将报纸交到了爱国学社里笔和嘴巴都很厉害的一千人手里,吴稚晖也算是其中的一个。这些人在报上大骂皇帝,骂得北京的西太后坐不住椅子,动用国家力量来惩办“乱党”,具体的经手人却是很开明的俞明震。俞明震兵马未动,却先托关系找到了吴稚晖,在出示了朝廷要挟《苏报》同仁拿办正法的谕旨之后,却连说“笑话,笑话”,并说他们以后可以多联系,告知了联系的方式,最后暗示,吴稚晖可以出国避一避,去欧洲、美国均可。

对于俞明震的卖好,吴稚晖和《苏报》的同仁蔡元培、章士钊、章太炎和邹容等人,开始是当笑话听的,由于有租界的庇护,他们根本没把北京那个老太婆的雷霆之怒当一回事。但是,他们没有估计到的是,当西太后很是认真的时候,已经跟清政府达成了协议,而且有四万万两白银的赔款厚利要拿的西方国家,多少都是要给点面子的。于是,《苏

报》案发了,章太炎和邹容进了租界的监狱,虽然在清政府看来是重罪轻判,但毕竟有人受了惩罚。在《苏报》同仁大多避开的时候,吴稚晖走得最远,真的去了英国,全不在意英伦居大不易的花费。

案发后,有消息传出,说章太炎和邹容的人狱,是吴稚晖告的密。当然,这是冤枉的。章与邹的被捕,完全是这两人的自投罗网,找上门去的,大概就是想弄出点事来,好扩大影响。这里面,抓人的和被抓的,没有丁点的秘密可言,当然也就没有密可以告。至于为什么俞明震偏要找出吴稚晖,很可能是因为这些入里,只有吴稚晖是江苏人(还是绅士),而俞恰在江苏做官,身家事业都在江苏。

吴稚晖这两次际遇,的确有点冤,以至于事情过了很久,这位党国的“稚老”,依然忿忿不平。不过,这个“冤”,也反映出吴稚晖其实并没有人们想像的那样潇洒和狂放,对于自己没有拿到进士的头衔,多少还是有点惋惜,对于清政府,或者说对一切大权在握的人,也有相当清醒的认识。

再以后,我们发现,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吴稚晖,对于最有权势的那么几个人,却连小骂都没有了。



人物传记

本书为黑泽明晚年回忆自己跌宕起伏一生的记述,从孩提时代一个孱弱的“夜哭郎”,到如何痴迷于绘画和电影,如何幸得启蒙而踏入电影界,最后如何执导《罗生门》等影片而成为世界级的导演……在征服一座座高山的生命征程中,大师将坎坷的足迹与不断进取、奋斗的伟大灵魂,娓娓道来。

[日]黑泽明 著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

和战争无关

1930年,我年满二十岁,收到了征兵检查令。检查地点在牛■区的小学校。

侥幸的是,当时的征兵司令官是父亲的学生。我站在那位司令官面前,他问我:“你是庐山军校毕业、曾任陆军教官的黑泽勇阁下的儿子吗?”

我:“是!”
司令:“令尊大人还好吗?”

我:“很好!”
司令:“我是令尊的学生,请替我问候令尊。”

我:“是!”
司令:“你的志向是什么呢?”

我:“画家。”(我可没说参加了无产者美术家同盟。)

司令:“嗯,不当军人也能够为国效力。好好干吧。”

我:“是!”
司令:“看起来,你身体虚弱,姿势也不好。做体操吧,这种体操有助于伸长脊椎,端正姿势。”

这位司令说着就起身离座,做了许多节体操给我看。那时我大概是很虚弱的,不过也许是这位司令坐得太久了,为了活动活动身体才示范给我看的。

最后,我被叫到面前摆着文件的准尉那里。他仔细看了看我,然后说:“你和兵

役无关了。”

事实果然如他所说。到日本战败前不久,连检阅点名我也没参加过。

我当上导演之后,只参加过一次简单的点名,那是美军空袭东京,把它烧成废墟的时候。通知参加点名的人,几乎都是身体有病或者精神不健全的人。

那时,点完名后要检查奉公袋(装该携带的东西的口袋),检查我的那位检查官说:“这人的奉公袋满分!”

我想,当然满分,这袋子是我的当过兵的副导演给我做的嘛。我只想着这些,却忘了敬礼了。那检查官小声对我说:“敬礼!敬礼!”

我急忙敬了个礼。检查官答了礼,然后轮到下一个人。

我想,检查官给我打了满分而我却忘了敬礼,这不大合适吧。我正这样想着,突然听到身后的检查官大声喊起来:“你这奉公袋怎么啦?”

我斜眼一看,只见检查官正狠狠瞪着一个被检查的人。那人的奉公袋好像是用针织的破裤衩做的,一抽紧就成了一个大疙瘩,掖在屁股后面活像个兔子尾巴。他茫然地望着检查官问道:“您问奉公袋怎么啦?”站在检查官身后的宪兵窜出来把那人狠揍了一顿。

这时,恰巧空袭警报的

警笛响了。随后,美军开始了对横滨的狂轰滥炸。我和兵役的关系只有这么一小段。我想,如果我被征去当了兵,结果会如何呢?

中学军训我不及格,没有士官证,像我这样的人进了军队决不会有好下场。万一碰上那位军训教官,可就没命了。现在想起这些还令人毛骨悚然。

没有出现这种局面,多亏了那位征兵司令,也许说多亏了父亲更合适。

1928年,我开始出入位于半岛区椎名町的无产者美术研究所,还在这个所新办的展览会上展出了我的绘画和招贴画等作品。

无产者美术家同盟标榜的现实主义,与其说是现实主义,倒不如说更近于自然主义。我认为,它距离库尔贝(库尔贝,法国画家,当代写实主义大师。参加巴黎公社并被任命为公社委员,后被迫流亡瑞士。代表作有《碎石工》《奥南的葬礼》《会议归来》《筛谷的妇女》《画室》《海浪》等。)的现实主义的犀利程度还差得很远。

这里有才华出众的画家,但总体来说,这个艺术运动还谈不上注重画的本质,而是倾向上以并未很好消化的政治理论为指导来绘画,我对此持怀疑态度,因而渐渐失掉了绘画的热情。



都市小说

政府办的林小麦一直执着于自己对邢文通市长的爱。邢文通调走他城,林小麦甚至想追随而去。蒋昆一直喜欢着林小麦,他给林小麦疏通关系,提拔她接近她。林小麦的爱情游离在理想和现实之间,到底何去何从呢。

王秀云 著 小说选刊杂志友情推荐

您是天上的月亮

这几年,蒋昆为了不让林小麦和邢文通得罪,可谓费尽心机,不为别的,就为让林小麦失望,对邢文通失望,甚至,对男人失望。为此他付出了多少啊,在别人看来他得到了提拔,受到了领导的重视,但事实上他的心一刻也没有平衡过。

这个固执的女人!自以为是的她以为邢文通走了,一切该彻底结束了,但是,他感觉林小麦依然没有放下邢文通。失望不等于放弃。可是,毕竟她再也等不来什么啦。他还是兴奋的。他知道时机就要成熟了,他不能表现得太过急迫,要做出雪中送炭的样子,万不可让林小麦察觉自己是乘虚而入。十几年等过来了,他不在乎一时半会儿的得失,他有的是时间和耐心。他说:“小麦,人还是要面对现实。邢市长走大家都很伤心,但是,工作还是要继续。你年轻,机关很复杂,别太感性了。”

林小麦为蒋昆的最后一句话有些感动,就说:“谢谢,我明白。”

蒋昆说:“过几天一起吃顿饭,有些事要和你商量一下。”

林小麦说:“什么事?神秘兮兮的。”

蒋昆说:“重要的事,到时候再说吧。我还有许多工作要

做,今天就不请你了,中午和领导吃饭。你去不方便。”

林小麦说:“中午我有安排,没想给你当电灯泡,你快去吧。少喝酒,多吃菜,够不着,站起来。”

蒋昆一听哈哈笑了,说:“小麦,你可记着,这句话是老婆嘱咐丈夫的话,你到时别不认账。”

林小麦说:“去你的。”就把电话放了。一看表,快十点了,她该去门口等珍妮了。她和科里同志打了声招呼,就下了楼。

还不到一个小时,已是物是人非。此刻,邢文通在哪里呢?他会想到自己吗?肯定不会。可是,我想他。她忍不住给邢文通发了一个短信:“您好,我是小麦。正在您上车的地方徘徊。知道吗?对于朋友来说,您就是天上的月亮,在他的头顶和内心。从来没有想过拿月亮当饭吃,当衣穿,可是,有一天,你发现月亮没有了,人类的头顶再没有那份长夜的明亮,那是多么恐怖啊。记住,您就是A市朋友心中的月亮。”

这个短信发了四次才完成。林小麦仰脸看着天空,好像那短信有了翅膀,飞向邢

文通的心灵深处。她希望这个短信能够到达邢文通的心灵,只有到了那里,他才能懂得林小麦的一番苦心。

手机很快响了。林小麦的心怦怦直跳。会是什么?是客气?是周旋?还是感动?她打开短信,界面缓缓启动。邢文通在短信上说:“谢朋友,谢深情,谢一生。”

林小麦把眼泪咽下去,平了口气继续往大门口走,看见24号车驶进来。那是信访局的,简晴单位的。车在林小麦身边停下,简晴打扮很职业,也很时尚,从车上走下来,径直向林小麦走来。简晴是林小麦最厌恶的女人,她想躲,但是简晴已经走到眼前。简晴说:“小麦,不是说邢市长十点走吗?怎么没有人啊?”

林小麦不是一个人走茶凉的势利人,但她在看见简晴的一瞬间就打定了主意,既然邢文通早走一个小时,应该是有意避开简晴的。那么现在和将来,她林小麦再也不会答理眼前的这个女人了。她冷冷地说:“已经走了。”

简晴吃惊地说:“是吗?他说十点走的。我们局长也来了。”

林小麦没有继续听她说话,径直向门口走去。她对这个女人是如此冷酷,让她自己都吃惊。



悬疑小说

一艘航行在太平洋上的邮轮发生了诡秘的凶杀案,一名中国记者突然成为杀人嫌犯。为了洗脱罪名,他从看守所中逃出,在一宗又一宗神秘事件里,慢慢接近真相。在错综复杂的线索背后,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……

那多 著 新星出版社友情推荐

解开谜团的关键

“接下来该怎么办啊,我们不会很快就被抓回去吧,被抓回去会怎么样?”寇云底气不足地说着,现在她也知道怕了。

“你本来就没什么事,估计警方不会花大力气抓你的,换个城市多半能混过去吧。”

“我没地方去呀,你不会赶我走吧。”寇云眼巴巴地看着我。

“没地方去?我都没问过你,你到底是干什么的?”

“我是出来找我亲哥哥,他叫寇风。”

原来寇云所在的村子位于湖南的一片群山中,和外界几乎不来往,电都没有通,到邻近通公路的村子要走上近一天的山道。这村子自给自足,村里的孩子也不送出去读书,由大人自己教,长大了也不出山,就这么祖祖辈辈守着家乡。五年前,寇风瞒着村子深夜离开,留下一封简短书信,说要去见识外面的花花世界,三年之内一定回来。结果这一去杳无音信。寇云和她的胞兄自小关系极好,寇风一走,她每日里在村头张望,终于在三个多月前的一天,她决定自己去把哥哥找回来。当然,和寇风一样,也是留书一封,半夜三更偷偷溜走。

听她说了这段故事,我心

里在想,现在的中国,越穷的地方越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走出去,可寇家村反而禁止子孙外出,这是怎么回事?恐怕隐藏着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吧。

“嗨,我是那多。”拨通了梁应物的电话,却讪讪着不知该怎么说下去。我是用公用电话打的,得想想怎么措词不会让旁边的电话老板报警。

“听说你越狱了?”梁应物很从容地问我。

“哎哎,一不小心……就跑出来了。”“等到你的电话就好,晚上我来广州,见面再详细说。”

10点40分。雨点渐渐密集起来,突地两道强光打来,我眯起了眼,然后才看清,那是一辆急停下来的出租车。一个人推开车门走出来,正是梁应物。

“怎么这时候才到?我恨恨地问。”“飞机误点,这很正常。”梁应物轻松地答道,“噢,你什么时候又多了个妹妹?”梁应物看看寇云,问。

“这事一两句话说不清楚,还是先把住的地方落实好再说。”

在便利店买了些换洗的内衣,我们找了家小招待所开了两间房住下。寇云一进自己屋就洗澡去了,我则把怎么碰上她的事告诉了梁应物。梁应物不想和我讨论寇云,把话题转到我身上背的血案上。

“这件事不简单,有很深

的背景,恐怕我帮不了你太多。这个案子公安部成立了专案组,动不了。我通过机构里航天方面的专家了解到,这案子可能和杨宏民的专业和职务有关。”梁应物说。

“那么郭栋呢,他怎么说?”

“我最先打电话过去时,他拍胸脯说一定要帮忙。可第二天开始就找不到他,手机始终关机。他的同事说他出任务去了。”梁应物微微摇了摇头。我也叹了口气,想起来和郭栋也不算相交很深,不能指望人家死力相帮。

“你这一越狱,事情就没办法走正常渠道解决了。”梁应物说。

“很简单,只有抓到真正的凶手才能让我真正恢复自由。综合你所说的,这一定不是普通的仇杀,我想去北京,杨宏民在那里工作生活,我相信他最后所说的那只‘老鹰’会是解开谜团的关键。”

“你打算怎么去北京?飞机是肯定不行啦,买火车票也有些危险。我建议你买辆自行车,骑出广州。”

“骑车去北京?”我眼睛一亮,这倒是个相对安全点的办法。梁应物清晨飞回了上海,我和寇云在附近找个车行买了两辆自行车,一出门我跨上车骑了几步,却发现她没跟上来。